

---

艾思奇著

哲學與生活

---

本書據讀書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影印

# 目 錄

## 一 哲學問題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相對和絕對.....         | 1  |
| 世界觀的確立.....        | 10 |
| 關於「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」..... | 17 |
| 關於內因論和外因論.....     | 33 |
| 真理的問題.....         | 42 |
| 認識論上的問題.....       | 50 |
| 「哲學講話」批評的反批評.....  | 61 |
| 哲學問題四則.....        | 70 |

動物有沒有本能？.....六

## 二 民族問題

半殖民地何以能保持獨立的外貌.....八

阿比西尼亞真的敗了嗎？.....九

再論阿比西尼亞的失敗.....一〇

## 三 生活問題

戀愛的本質是性行為嗎？.....一二

非常時的觀念形態.....一三

非常時對宗教的態度.....一四

「到學校去」和「到民間去」.....一五

再論「衝進社會」和「回到家庭」.....一六

## 一 哲學問題

### 相對和絕對

——答半呆君——

我們現在把半呆君的這一個問題提出來討論，不單只是因為它有哲學上的興趣，而且也想從它裏面找出實踐上的意義。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有人一定要問說：「相對和絕對，不是兩個抽象的哲學名詞嗎？相對和絕對，絕對和相對，任你說來說去，怕仍只是在空名詞裏打圈子，實踐的意義在那裏，和中國目前所急切要解決的民族解放問題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慢慢地聽我們講罷！」我們要回答他說，「我們所用的一切名詞（或概念，範疇，）原來都是現實事物的反映，世界上有現實的馬，才有馬的名詞，有資本主義制度，才有資本主義的名

詞，相對和絕對兩個名詞，也不是和現實事物離開的，甚至於在民族解放的實踐運動中都有聯繫。是怎樣離不開和怎樣聯繫的呢？這篇文章下面會慢慢談到。現在只先總說一句：人們所以會覺得一討論到這樣的問題就是在抽象詞句裏打圈子，是因為他們上了舊哲學者的當，因為那些學者忘記了名詞和事實的關聯，常常把事實拋開，單獨地玩名詞的把戲。如果我們能夠把它從抽象的半空中曳下來，使它立足在現實的土地上，那麼，就是實踐的人們也需要注意它了。

「名詞是在人用，用法不同，也就有不同的意義。學究的哲學者是把名詞拼拼湊湊，說些「相對的絕對，」「絕對的相對，」「絕對的絕對」……等等的廢話。但是我們呢？我們却要處理這些實際問題：戰爭的不可避免是絕對的麼？現階段的和平運動只有相對的意義麼？中國人必須聯合抗敵才有出路，這是相對的真理，還是絕對的真理？如果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不能分開，那麼兩者中間有什麼關係？我們要解答這些問題，還要把這些解答應用到更實際的日常生活中去。」

x

x

》

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常常有絕對主義的鬼魂在作祟，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。思想進步的青年們，誰都相信世界是不斷地在變化，社會是不斷地在發展，現社會的不良制度，只在現在的階段才會存在，將來終有一天要消滅的。但這只是一部分進步的人的思想。我們現在還可以遇到許多另外的人，他們還在相信天命，以為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有一個最高的主宰在那裏安排好了，永遠不能改動的，生活的痛苦，也只能怪命運。這就是絕對主義的一種，因為它把世界看做絕對的主宰所玩的絕對不變的把戲，一切事物都是絕對的，依着絕對的秩序安排在那裏。這只是就很大的世界觀方面來說，如果我們從一些比較小的事情來說起，就更明白絕對主義是怎樣有時會支配着我們。

即使是進步的，覺悟的青年，我們也常常看見這樣的毛病：他們常常寫信來說：「我的環境太惡劣了，這樣的環境和我不能相容，我必須離開它，到較好的地方去生活，或者請你們把救國團體的關係介紹給我，讓我好到裏面去痛痛快快地工作。」這樣的見解，也正是無意中被一種絕對主義的思想所支配了。雖然這種見解的主人翁是進步的青年，接受了新思想，懂得世界是

變動的，懂得中國人現階段的任務是救亡抗敵。然而他們沒有把自己的進步的思想，無遺憾地應用到個人的生活態度上去，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，仍是用固定的，非變動的，絕對的觀點去觀察，不錯，他們的環境實在黑暗，然而他們忘記了黑暗也可以打破，前進青年的努力，可以使環境變動。他們周圍的人是不覺悟的，然而他們忘記了不覺悟的人也會變動，在一定的情形之下，也有走到覺悟的路上去的一天。他們把黑暗固定化了，把不覺悟絕對化了，以為這全沒有變好的可能。於是就絕望地叫道：「我沒有辦法了，我的生活環境已經不能容納我，讓我到另外的更光明的天地裏去吧！」

我們接到這樣的青年們的來信，就不能不回答他們說：「你的想法是錯了，你以為自己的環境壞，要逃出這黑暗圈，是錯誤的。逃避不是生活的正當方法。因為在目前的社會裏，就根本沒有一塊完全光明的地方，你逃出了自己的環境，仍然要走進一個新的黑暗圈裏，逃避也是無用。但你用不着悲觀，因為光明是從黑暗中打出來的，不打破黑暗，不會有光明，所以你應該留在自己的環境裏，盡可能的實行你進步者的任務——打破黑暗。你不要把黑暗看得太絕對了！」

由這一個實例裏，我們可以知道，絕對主義是要反對的，它使我們不肯從眼前現實裏去工作，去奮鬥，只夢想着另外的光明地方，或者想逃避現實。絕對主義是和事物的真實情形不符合的，因為事物都會變動，黑暗的社會也會發展成光明，不是絕對的黑暗。光明的東西也是從黑暗中孵化出來的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絕對的光明。

要把握新哲學和新社會科學的真確意義，也要反對這絕對主義，否則口裏雖然談新哲學，實際上仍成了觀念論者。這個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出現，是要我們在現實的黑暗社會中，用種種的方法去促進將來的社會和目的的實現。有些誤解這種科學的人，他們把將來的社會看成一個理想，很性急地想馬上就在世界上建立起來，而不知道從現實社會裏促進它。雖然他們所懸的理想好像和新哲學新科學一致，但實際上他們是太看重理想，而忘記了現實，所以還是一種觀念論（一切的觀念論大部分都是絕對主義）。我們常聽到所謂「左傾幼稚病」的名詞就是這一種絕對主義的作祟，因為他們把新社會科學的理想看得太絕對了（即忘記了它是從舊社會中孵化成的）。

事物不是絕對不變，絕對主義是不可信的。那麼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，相信相對主義，主張一切都只是完全相對的麼？

x

x

x

x

我們先要說：我們不能不承認事物都有相對性。因為事物都在變動。我們既然承認自己的黑暗的生活環境終有變好的一天，那我們同時也就不能不承認，黑暗只是在今天存在，只要我們看清楚了社會發展的道路，依着這道路奮鬥下去，那麼，明天或後天總有發見光明的時候。這就是說，黑暗是有相對性的，是和今天的時間相對的，或者是和我們的不努力相對的，我們不努力一天，黑暗勢力就可以延長一天。同時光明也有相對性的，社會的發展雖然有光明的前途，但這前途不會突然自己掉下來，而需要我們去促進，也不是憑空地輕易地就可以由我們建立起來，而是需要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爲它奮鬥，努力，它的出現和我們的努力是相對的。

但我們這樣說，並不是就要相信相對主義。事物的相對性是必須承認的，因為事物是不斷地變動，沒有絕對的永久的存在。但承認了事物的相對性，並不就是要相信相對主義。相對主義

爲什麼不可信？因爲它把事物的相對性太誇大了。它使我們這樣想：「什麼都還不是一樣，黑暗也好，光明也好，都是相對的，都沒有一定的標準，世界上也沒有什麼真理，因爲真理都是相對的，我說是真，別人也會以爲是假。生活也是一樣，何必努力奮鬥呢？將來的光明，也許只是我心裏的空想，何必爲它白白吃苦混得一天算一天，這就是過日子的方法。」

相對主義把相對性太誇大了。誇大到使我們不能相信一切，使我們懷疑一切，相對主義就是一種懷疑主義。人們觀察事物，懷疑是要的，但弄得懷疑一切，在生活上思想上沒有一點東西可把握，只圖目前混日子，那就糟了。

這一種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是有毒的，但在青年人中間，受這種毒的人比較少，青年人因爲熱情很高，容易被絕對主義作祟，但很少中相對主義的毒。這種毒多半在老年人的身上作用着，或者染着暮氣的青年人，也會有這種傾向。他們大抵是受着打擊而經不起打擊的人，沒有向前鬥爭的勇氣，容易和眼前的惡劣勢力妥協。因此，右傾的毛病，一部分也就是來自相對主義的。如果說絕對主義是青年病，那麼相對主義就是一種老年病或成人病。（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

有老當益壯，愈老而愈更有說氣的人，所謂老人病不過是一個比喻罷了。）

×

×

×

×

相對主義把相對性過分誇大，誇大成一種病態的歪曲思想，這是我們要反對的，在前面已經講明白了。但我們並不是要完全反對事物的相對性。我們既承認事物的變動性，就不能不承認它的相對性。不過這種相對性和懷疑一切的相對性不同，這種相對性只指出了事物的變動，却不否認這變動中有一定的規律，法則，有一定的來由和前途，所以，雖然並沒有把現在的東西看做絕對永久，但也並沒有否認了世界發展的一定秩序和旋律。這就是說，它並不像相對主義那樣懷疑一切，不相信任何規律。它雖然承認相對性和變動性，同時也沒有忘了變動中一定的東西，有規律的東西，這也就是說，它在相對性中，仍然看出了一種絕對的東西。絕對的東西包含在相對之中，相對主義就看不到這一點，這就是它和相對主義的不同。

譬如說，中國的民衆現在都要求全國一致起來抗敵，這樣的事，自然是相對的，因為這是在近幾年來才最感迫切的需要。在七八年以前，我們自然也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的，但那時還

沒有把全國的怒火集中到一個東亞帝國主義者的身上。在將來呢？這樣的事情也會有消滅的一天，因為全國解放的要求，是來源於敵人的加緊的壓迫，是和這壓迫相對的。如果有一天，帝國主義的敵人失敗了，或者因為他們本國的變化，停止了對我們的進攻，我們也自然不會再無緣無故地要把反抗的火燄燃燒在他們身上。抗敵救亡的要求，是會變化的，因此也是有相對性的。但如果我們把這相對性誇大，說：好了，這樣的要求只是暫時的東西，也許明天又不同了，也許後天又再有一個變化。我們即使不必為這樣的要求而努力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因為今天的事明天會變得怎樣，我們是全不知道，何必白費氣力呢？——這就成為懷疑主義了。

這樣的誇大，當然是很不對。我們雖然承認，全國一致抗敵只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現階段的要求，在「現階段」這一點上有它的相對性，但同時我們又不能不說，在現階段上，用全國一致、抗敵來實行民族解放運動，是絕對必要的事，除了這一條路以外，在現階段上，絕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總之，在發展觀點上，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相對性的，但在發展的每一階段，必有一定的規律，一定的事物的出現，這又是絕對的。相對的東西，總包含着一定的絕對的東西，絕對的東西，是

作為相對的東西的每一個必然階段而表現出來。這就是兩者的關係。

說到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關係，也是一樣。真理是不斷地發展的，我們決不能一次就把握到世界上一切的真理，我們的真理是一步步地深化，每一個時代，我們所能夠把握到的真理，都有一定的限度，在這一點上，它是相對的。但同時，我們每一個時代所把握到的真理，都是以一定的程度把握到了事物的真實性，都能把真理推進了一步，這又是絕對不移的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真理，一定比昨天所把握到的更深刻，更進步，這一點是不容我們懷疑的。因此，凡是我們所把握到的真理，都是有着相對的基礎（因為它不斷地發展），而同時又有着絕對的內容的。談得太多了，問題也大致已經解釋明白，真理的問題，請讀者另外去參考別的哲學書，此地不多講了。

## 世界觀的確立

——答青年平君——

世界觀的苦悶，在青年學生和智識份子中間是常常有的。在最苦痛的境地裏生活的民衆，就不會有世界觀的苦悶。因為他們的全副力量都要用來爲生活掙扎，「要活」就是他們唯一的思想，唯一的世界觀。生活地位較好的智識份子或青年學生就不然，他們除生活之外，還有一點餘暇來研究，思索，他們在書本子上，以及從教師的口裏，聽得了各種各樣的世界觀，這些世界觀都給他們有相當的印象，影響。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比較，選擇，究竟什麼才是正確的世界觀呢？他們一定要確定，要把握到一種正確的世界觀，才能夠堅定地向前去生活，奮鬥，否則就苦悶，徬徨，不知道走那一條路好。

最近有一位青年平君，就訴說這一種苦悶。他的苦悶是對於唯物論和唯生論兩種世界觀不知選擇那一種好。這是目前一般學校裏的學生所常感到的。他們一方面從自己的研究中接受了唯物論，知道了唯物論是目前世界上最進步的思想，然而一方面又在學校一部分教師的口裏聽來了唯生論，也說唯生論是目前最純粹的世界觀。當他們在兩者中間不能作一個決定的時候，他們就徬徨了。平君說：「近來唯物論和唯生論在腦中打架，弄得不開交，痛苦極

了——什麼事情都不高興去幹！唯物論大家都知道，唯生論據主張的人說就是中山先生思想的哲學基礎，說是取唯物論和觀念論而成，使我們莫明其妙！先生如能公開的答覆我們，彼此才算盡了本分——民族復興。對於這樣的事情弄不清，恐怕就是立足點不穩的緣故吧？」

這確是立足點沒有弄穩的緣故。立足點不容易穩定，是智識份子的壞處，然而，如果他們一旦堅定地把握到正確的世界觀時，他們所了解的也會變成更深刻更明白，這是他們的優點。他們應該發揮自己的優點，除去自己的弱點，因此，世界觀的確立，在他們是很必要的事。

現在我們就給平君做一個答覆，希望他能走上堅定的道路——

先說唯物論吧。唯物論常常被人誤解，以為這就等於「唯利是圖」主義，以為唯物論者所要的只是吃飯，精神上的安慰，一點也不需要。如果唯物論真是如這樣誤解的東西，那麼，中國目前賣國的漢奸，通通都可以稱做唯物論者了。因為他們做漢奸的唯一目的，也不外是做官，拿錢，做走狗的精神痛苦，是滿不在乎的。然而這並不是真的唯物論，就是漢奸自己，也不一定肯承認他們是唯物論者。譬如鄭孝胥之流，不是還滿口講仁義道德，孔孟王道，精神文明的麼？

唯物論（尤其是新唯物論）的主張，並不是要完全抹煞了精神，而只是認為：物質先於精神，物質是精神的基礎。譬如說勞苦大眾，因為他們的物質生活是等於在死亡線上掙扎，他們的物質生活逼着他們拚命地為生活而掙扎，於是他們精神上，思想上所有着的唯一中心觀念，也只是「要活」，「要和壓迫自己生活的一切勢力苦鬥。」在北平一帶的學生，物質上受民族敵人的壓迫太切近了，所以他們精神上的抗敵救亡意識也特別迫切，雖然各地學生也同樣知道要抗敵，然而比較起來，情緒的熱烈，團結的堅強，行動的不屈不撓，仍是要首推北方。

論到民族復興或民族解放，唯物論也是把物質的復興或解放放在第一位。譬如要我們的廣大民衆，講清潔衛生講節儉的美德，首先就要有清潔和節儉的物質條件存在才行。窮到四季只有一套衣服，連換洗的也找不到，那哪裏還可以談清潔？窮到連肚子也吃不飽，活命還恐怕來不及，那哪裏還用得談節儉？民族復興必須在文化上，也就是精神上有復興的表現，這是當然的，然而必須先使民衆在物質生活有了復興的希望，至少要在物質基礎上有保障，然後才說得上精神上的復興。抗敵救亡，收復失地的要求，正是為要獲得物質的保障，不然，物質上已被敵人